



雙城記

何冀平

## 明月高升

紀念香港回歸祖國26周年大型晚會《灣區升明月》在亞博館舉行。對演唱會，一向不抱太大希望，也興趣不大。但亞博館離得近，又是好友相邀，猛想起亞博館中不俗的「瀟」餐館，味道好，景色絕佳，頓時有了興趣。

「瀟」的菜品勝在與別不同，同是楊枝甘露，擺得雲中霧裏別出心裁。菜不敢多點，沒時間細品，5點半開餐，吃上就6點，演唱會7點開場，時間很緊，香港看演出是不能遲到的。出了餐館，場館裏已是人山人海，聽說一票難求，好多行裏的朋友都不敢接電話，又聽說門票炒到上萬。實話說，現在的香港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新人，內地人口多明星層出不窮，好像拿得出手的新歌星也不算多，這麼火爆，別又是浮誇吧。

票上寫明7點開場，真正開始是7點半，這種事我還是頭一次遇到。手裏的圓球亮了，開場了。眼前一亮，舞美不凡，不是固有的大紅大綠，意境不俗，這些，有香港出手絕對對得出漂亮活兒。一開場打頭炮的就是頂級歌星，3首歌下來，經典旋律，熟悉面孔，歷久不見，個個風采依然，歌喉依舊。《萬里長城永不倒》、《中國人》、《千禧開歌》、《瀟瀟走一回》、《順流

逆流》……魚貫而來，聽得心潮湧動豪氣干雲。

「天地悠悠，過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頭，幾人能看透。聚散終有時，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夢裏有你追隨……」何不《瀟瀟走一回》歌詞寫得真好。本人不是追星族，也不是歌迷，但對於歌詞唱詞，一向很留意。因為我寫音樂劇也寫戲曲，與寫話劇電影不同之處，就是要寫唱詞。曾經和黃雲、顧嘉輝合作音樂劇，我是編劇，必須寫出劇情，還要寫出歌詞，然後交給作詞作曲。黃雲寫唱詞讓我嘆服，他可以不改我的原意，又寫出新詞新意新風采，不得不服。場上的歌一首接一首，不少都是黃雲、顧嘉輝所寫，不由想起十多年前，而今兩位好友都已遠行，感慨不已。

一場音樂會，兩地英豪對壘，彰顯了香港實力，香港藝人的專業敬業精神衝上热搜，提升了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和實力。疫情過後，香港再次奮起，大踏步前行，正如歌裏唱的「男兒當自強」，香港當自強。抄錄幾句黃雲讚美香港的唱詞：煙花月下香港海，香港人鍾意你，波光夜色璀璨處，最是明媚；是我家！真心地珍惜你，我的老家，懂得珍惜你，是我造化；維港的點點光燈光，一點是我家……



此山中

鄧達智

## 禮失求諸野於檳城

韓江家廟（檳榔嶼潮州會館）建於1870年，1919年成立韓江學校，2003年至2005年修復，2006年獲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韓江」二字，帶我們回到跟潮州古城一衣帶水，以當年潮州官員、唐代大詩人韓愈而得名。

一百六十年前，潮州族群以韓江為名，於檳城Chulia大街，離海岸不遠處建立潮州會館，及稍後於上世紀初設立子弟學校。

跟Jalan Chulia感情深厚，30多年前首次落地檳城，入住當年沒有冷氣、只有屋頂上倒吊風扇的「燕京酒店」。跟韓江會館位於同一條大街上面，除了潮州，還有廣州會所。

當年檳城，相當古色古香，一般香港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一系列粵語電影都有檳城元素，包括大名鼎鼎芳艷芬、紫羅蓮主演的《檳城艷》（1954年）、《馬來亞之戀》（1954年）……之後，到筆者初來乍到的1989年，除了一些南來開廠的港商或Merchandisers，已無幾個港人認識檳城。那些年，滿街盡見西方青少年背包客，整個舊城George Town盡顯波希米亞風情，在急不及待，跟一般馬來人及印度人睇齊，換過清涼背心及傳統南洋沙朗人字拖，遊走大街小巷，學會首兩個馬來文單字：Jalan = 街道，Jalan Jalan = 散步、走路、閒逛。

近海處，英印混合建築舊殖民地官邸、辦公大樓、基督教墳場、古色古香百年E&O酒店；其旁為閩南風格混合西式建築的大宅及商舖，櫛連成街成道，還有怡人蕉風椰雨綠化點綴，幾乎立即愛上；隨後差不多每年6月、7月間榴槿當造，定必南下大快朵頤。久而久之，檳城成為人家訪問我至愛旅遊地點的重點心愛地段，跟耶路撒冷、京都、巴黎、杭州、意大利翡冷翠、西班牙格蘭納達、葡萄牙波圖意義等同。

時過30多年，檳榔嶼治佐城跟靠近首都吉隆坡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歷史名城馬六甲雙雙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這之後，改變了往日安靜、低調的兩個混合西方殖民、土生馬來、勤奮開墾華人及印度人的歷史文化名城，遊客漸次急增，將百年華人大宅外貌保持，內部改建成為頗受歡迎的精品酒店

有增無減，有幸好方面的改變除了更受旅客歡迎，卻未將檳城古色古香部分過度改變，筆者除新冠疫情期間，繼續每年來此享受安靜悠閒，懷清未民初、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舊。

時光荏苒，世代更迭，時間浪潮洗禮下，不論內地還是香港，不少往昔風景，尤其人情面貌漸被淘盡，唯獨馬來半島上富甲一方的檳城，依舊不改，無論外表與內涵，繼續往昔吸引韻味，延續在下深深的精神聯繫。



◆檳城潮州會館，展示百多年前華僑接枝中國文化於南洋。 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余宜發

## 免費機票

記得上星期跟你們講到原來香港人跟日本人的步伐也很相似。最近到日本旅遊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某一天，心血來潮看看可不可以憑積分免費換領到日本機票，所以才去了幾天，還發現有很多新奇事物及旅遊景點，稍後日子可以跟你們分享介紹。

說到換領免費機票，相信很多讀者也同樣跟我一樣有很多想法。記得多年前，一年內去了日本不同地方4次，當中有3次也是憑積分換取免費機票。所以雖然我好像經常旅遊，但實際上有很多機票都是免費的，不是看似我好像發達了一樣，賺了很多錢，這些完全是假象，我可以說是窮遊日本，不會太大花費，只要去到別的地方旅遊，自己心情也輕鬆很多。

我相信很多讀者也會像我一樣，以前會用積分換領很多免費機票旅遊，當然這些積分也可以換取產品，但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一點，反而希望把積分儲起來，有一天可以免費旅遊。甚至因為過去3年的疫情，大家沒有機會旅遊，但是仍然會透過信用卡購買東西，就是因為這樣，不知不覺積分愈來愈多，但沒有地方可以用得到；又或者你跟我一樣，希望留着這些積分，總有一天，我們可以憑着這些辛苦儲存下來的積分去別的地方旅遊。就好像最近我看看自己透過信用卡賺回來的積分有多少，結果銀行職員跟我說：「余先生，你有大概100萬積分。」如果曾經憑着這些積分換機票的讀者應會知道，現在換取一張免費的東京來回機票，要用到2萬飛行里數積分，那我有100萬積分就會有很多次換取免費機票的機會？其實不是，我的積分只是銀行的積分，不等於飛行里數的積分，積分只是存放在銀行的信用卡內，如果要兌換出來換取機票，好像要8分才等於1公里飛行里數積分，換句話來說，就算有100萬積分，實際上能夠兌換飛行里數的就只有12萬5千分，可能你也會覺得很多，就等同可以去6次日本，但我當然沒有這麼瘋狂。反而我想把這些積分換取一張到美國或加拿大的機票去探望家人，如果是這樣，其實辛苦儲下來的積分，只可以換取一張長途機票。

其實很有趣，自從開關之後，大家都會很在意自己透過信用卡可以賺取到多少飛行里數，因為如果可以真正獲取免費機票去旅遊，是多麼的開心，雖然免費換取的機票飛行時間未必一定很好，就是晚機去，早機回來，但不打緊，免費就可以了。所以在未來的日子，你同我都繼續努力賺取積分，希望可以多一些不同地方旅遊。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 香港年輕人目標為本

作為今年傑出青年協會主席，最近我參加了很多不同的青少年活動，例如：傑出青年活動、大灣區青年領袖選舉、香港時尚女性選舉、香港傑出少年選舉、香港傑出學生選舉、願景基金活動選舉。以前以為香港的年輕人比較自我，很少關心時事，其實不然，在這麼多選舉中籌備到選舉到頒獎都是由年輕人一手一腳去做，無論是過去的得獎者還是現在準備參選的人，原來他們不單是各行各業的佼佼者，還參加了很多公益和社會服務，例如有些會為特殊兒童提供特殊的服務，為他們安排一些節目，帶領他們去認識世界，為一些老人家，特別是腦退化症的病人和帕金森症的病人，因為活動能力受限制以致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他們組織義工去為他們服務，令照顧者得到喘息的機會。

也有中學生去參加世界演講、比賽，一些創造發明，作為評審員或頒獎者的我分享着他們青春的活力和理想，小小的年紀就得為將來籌謀，很有計劃，他們早熟，很小就想到

創業怎樣做一些企業將來上市，在我聽了覺得是遙遠的事，但他們好像胸有成竹娓娓道來，令我自愧不如。

年輕人理想有目標非常好，欣賞和鼓勵之餘有時我也會給予一些忠告，要創業有很多考慮因素，天時地利人和，本金、請人、運作，加入股東，和其他人的協同工作，有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該如何解決等等。有些年輕人很可愛，當你問他們可能出現那些問題怎麼辦？他們好像從來都無想過這些問題，覺得不可能出現的。人生一帆風順當然好，但也要多方面考慮寧願做多些準備，可以處變不驚。

也有年輕人問我怎樣才可以做傑青？要做些什麼工作才可參選？其實當初我們很多人不是為了做傑青才去做社會公益的事，而是因為你所做的工作被人欣賞而被推薦的，希望你的工作得到更多人的共鳴。我們很多人在不同的崗位參選，當選後都一齊再為社會服務、遍布各行各業，這是我一直引以為自豪的。年輕人努力吧，你的回報並不是什麼獎項，而是對自身心靈的獎勵。



百家廊

鍾倩

## 活成這個世界的一劑偏方——紀念黃永玉老先生

老頑童黃永玉走了，99歲。當這個消息被朋友圈刷屏時，我倚靠在醫院病房的白牆上發呆，瞬間心裏裏了一下，停頓片刻，才反應過來，是那個無愁河浪蕩漢子，那個可愛的老先生。

2009年，我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對《收穫》愛不釋手，每期的長篇連載《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篇幅長，卻頗有趣，一個老頑童的形象呼之欲出。然而，看了一段時間後，我有些厭倦，心裏泛泛起嘀咕，什麼時候才能連載結束啊？後來再看，直接翻翻略過。沒想到這一連載就是十多年，我在文學殿堂裏跌跌撞撞，摸到一點點門道時，再讀連載，徒生敬畏心。直到把他和沈從文的關係理順，我才真正知道了他是誰。老先生哪裏知道，當年那個讀連載的小姑娘，在他離開後，費盡周折把那摞泛黃的雜誌從床底下扒了出來，搞得灰頭土臉，重溫「無愁河面漢子」的童年與青春，就像回溯我與家鄉護城河的「城南往事」，看着看着竟淚眼模糊，一時間分不清是淚水還是汗水。

懷念一個人最好的方式，是讀他（她）的作品。黃永玉的隨筆集《錢我老的老頭》是紀念那些比他老的老友，錢鍾書、張樂平、李可染、張伯駒、林風眠、沈從文、聶紺弩、黃裳、黃苗子郁風夫婦等，回顧與他的交往和故事，在碎片式場景和歷史性追溯中定格淳樸的情感、艱難的生存和歲月的悲歡。看似是記錄別人的故事，其實也是他的斷代史和心靈史——心酸的、流淚的、惆悵的，閃着人性光芒的青春印記。最近剛出版的「姊妹篇」隨筆集《還有誰誰誰》，這兩本書可視作他最後的告別。他在序言《好奇與偏方》中說道：「我家鄉那地方盡出怪事，由不得生下的孩子好奇心分很高。」好奇心是文學的敲門磚。郵局送信的倪樹萱，被花筒炸碎膝蓋，鄉人苗老漢命人找來當年的柳樹幹，備下沒開過的公雞，用土辦法給他把膝蓋復原了，他又去送信了。

好奇能夠成就一番大事業，黃永玉好奇的天性始終不變，所以他的藝術之路上驚喜不斷。讀完這兩本書，跟隨他的視角感受藝術家們的患難心路和為人之道，我頓悟到，他和他筆下老老幼幼的活法，不正是療癒我們這個浮躁塵世的劑偏方嗎？是地理的、人文的，也是精神的、靈魂的。好的藝術家或有趣的老靈魂，就是這個世界的丹青和中藥，獨家配方，久傳不衰，如果說有什麼副作用，那就是讓一個人死心塌地愛上自由，剪斷翅膀或中途折翼，都無法改掉其天性。怪不得他強調說：「唉！都錯過了！年輕人是時常錯過老人的。」回憶黃苗子時又說：「那一群先行者，今天已進入老年，可算是歷盡艱辛委屈。故事一串串，像掛在樹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乾果，已經痛苦得捏不起來。有誰記得他們才是新藝術最實際、最得力的開拓者呢？」老去的是故事，先行者永遠年輕，因為他們的精神永遠鲜活，一如被風抽打的楊柳葉子，嘩啦啦響，像在熱烈鼓掌。

讀黃永玉就是讀歷史的箴言書，就是讀生命的懺悔冊。社會動盪、時代變革、戰亂厄厄，他只有「門票太貴」，是啊，那是押注性命的殘酷考驗和生死關關，慶幸的是他手裏的筆沒有停，刀刻、墨畫沒有停，那是他的子彈和食糧。他回憶李可染拜師齊白石，請教藝術的精髓「筆法三味」，齊白石凝視地從右手邊筆堆中拈起一支筆，注視好一會兒，像自言自語地說：「抓緊了，不要掉下來。」這與當年沈從文對汪曾祺的教誨異曲同工。年輕的汪曾祺找不到工作，與家人在戰火中離散，一度產生輕生的念頭。恩師沈從文回信說道：「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麼？」筆，一匹自由的騎乘，一個生命的支點。在藝術的殿堂裏，繪畫、音樂、寫作共同之處在於，走向更遼闊的孤獨。提到陸志騫，黃永玉評價他是個流落他鄉的孤獨的少數民族：「畫家其實是種少數民族，獨特的脾氣、思維法則、生活與宗教習慣、工作方式。從來為人另眼相看。」痛定思

痛，當下的藝術家有多少孤獨者？不是孤獨的不夠，而是相當一部分人太喜歡入夥或合群了。有一段話令我醍醐灌頂，足以說明這個問題：「一個作家歸根結底是要出東西，出結實、有品位的東西，文章橫空出世。不從流俗，敢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開事管得舒坦，是非精明，倒是顧不上輩分和資格了。」

《這些憂鬱的碎屑——回憶從文表叔》，是我看到的為數不多的紀念沈從文先生的極品之一。沒有一味地讚頌和濫情，沒有刻板的追憶和記敘，他以故事闡述故事，用人性燭照人性——弟弟、妹妹遭遇磨難，沈從文未提及半字，黃永玉以「見證人」呈現出來，讀來教人不禁落淚。青年時代，黃永玉有個忘年交曾當過土匪的造槍鐵匠，他請他鍛造過一支鳥槍，為此燙紅了手指，他繼而想到從文表叔內心的創傷。「從文表叔彷彿從未有過弟弟妹妹。他內心承受着自己骨肉的故事重疊比他寫出的任何故事更富有悲劇性。他不提，我們也不敢提；眼見他捏着3個燒紅的故事，哼都不哼一聲。」這樣，再去讀他的《邊城》、《長河》、《水的故事》，再去審視晚年他轉身投身文物研究工作，我不由得多了幾分感同身受的時候，我會說兩個滿意：第一，有很多好心腸的朋友；第二，自己是個勤奮的人。」

黃永玉先生曾多次說道：「有朝一日告別世界的時候，我會說兩個滿意：第一，有很多好心腸的朋友；第二，自己是個勤奮的人。」他用勤奮換來度人無數，化解眾生疾苦。在我淺薄的認識裏，像黃永玉和老友們這樣的「偏方」實在太少，比如木心、王小波，比如孔孚。他們常讀新書，一如簇新的柳條、清激的泉水和啾啾的鳥鳴，幫助我們清洗傷口、療癒心靈，獲得孤獨的勇往直前的力量。



作業簿

林作

## 選擇比努力重要

昨晚看鍾培生和Toyz在台北的拳賽，結果Toyz在僅僅練了3個月的情況下，竟然打得有板有眼，頭兩個回合甚至一度佔據上風，評述一度擔心鍾培生會被讀秒。

Toyz在頭兩個回合完全展現搶攻的氣勢，完全蓋過鍾培生，讓人眼前一亮，大聲疾呼，相信是令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大跌眼鏡。

可惜，在第三個回合，他就因為過度消耗體力而體力不支，只能挨打。

看得出來他是體力透支得很厲害，幾乎是連站都站不住，最後竟然能夠挺過第三回合回到場邊。我個人認為當時他的體力不支程度足夠讓拳賽終止比賽，判技術性擊倒，由於是表演賽，可能就隨他了。

但第四回合開始，不可避免的事情就發生了——Toyz完全只有挨打的份，拳證也順理成章地結束了比賽。

我在幾個月前已經開始對這場比賽作出預測。我作為第一個和鍾培生大戰的人，十分熟悉他的風格。

不是說他厲害，但作為一個確

確實的業餘拳擊愛好者，他真的打過很多場，練了很多年西洋拳。對於我只練了半年、Toyz只練了3個月來說，其實真的不公平。這也許是他找我們的原因。但無論如何，我都記住一個道理：田忌賽馬。

簡單來說，能夠和鍾培生堅持下去，才是王道。

那麼這樣的話，頭兩個回合，根本不應該打，而是要忍，把體力留住。到了第三個回合，甚至第四個回合才發力。

實際上Toyz天賦比我高。我看他的步姿、拳法、反應都比我好。但鍾培生最近曾經在他的節目講，他覺得我實力在Toyz之上，我也是明白的。

因為很多初學者都不會很關注防禦能力。但我卻被向柏榮師父調教到主要學習防禦力。

明白這是不尋常的，但當今最厲害的拳手Floyd Mayweather Jr.就正是這樣起家——沒什麼人覺得他打拳過癮好看，他也自認自己不是最會出拳的人。但他50場50勝，經常是在消耗了對方體能後才忽然出擊。

我的結論是：選擇比努力重要。



演藝蝶影

小蝶

今年年初開始，我一直在等候撰寫這篇稿件的時刻來臨，因為這代表今年100歲壽辰的兩位長輩都開心地過了他們的期頤大壽。

第一位是潘江偉先生。潘世伯是我的好朋友愛明的父親。文匯報的忠實讀者可能會記得8年前我曾經寫了一篇人物專訪介紹這位世伯。潘世伯不是一名普通的老人家，他是香港現時僅存的少數東江縱隊成員。當年日軍入侵時，他與49位兄弟在廣東省出生入死，保衛國土，是一位退伍老兵。他應該是天選的幸運兒，他的48名兄弟都在戰爭中陣亡，他至今仍然平平安安地在家享兒孫福。

今年3月，潘世伯忙着出席由不同的親友和單位為他設的壽宴，非常忙碌。數年前，愛明跟我說希望有天能與他的父親到一間我常去的會所喝茶。可惜之後大家都忙，接着又經歷3年疫情，一直沒有成事。幸好今年3月市面開始回復正常，我便在3月下旬邀請潘世伯、潘伯母、愛明和她的夫婿一同到會所的酒樓喝茶，為這位百歲老人賀壽。

## 兩位百歲壽星

潘世伯當天精神非常好，一直笑咪咪。他的胃口也好，每樣點心和菜式都品嚐，我還準備了賀壽包和賀壽麵送給潘世伯。愛明是一名非常孝順的女兒，見到父親精神奕奕，笑容可掬，她也雀躍不已。那天天氣很好，飯後我們陪潘世伯和伯母到湖邊走走，一起度過一段珍貴的時光。

看到潘世伯一臉歡喜，愛明為父親歡喜而高興，我也因為終於做了記掛多年的事情和帶給老人家一段愉快時刻而欣喜。那真是美好的一天。

7月1日，我到廣州喝一位姨母的百歲壽宴。數月前，我已定期等待着這一天的來臨，主動問姨母的媳婦壽宴的詳情。疫情前，我曾喝過姨母的壽酒。席間她親自到各席向親友敬酒，完全不用任何人攙扶。數年不見，姨母絲毫沒變，依然是行動自如，頭腦清晰。我見到她彎身、翹腿、雙手做V手勢，靈活程度與我們無異。一個月前，她曾經過深圳與當地親戚見面。她清楚她告訴我們當天哪房的子女沒有出席，哪些親戚一家來了多少名成員，頭腦比很多中年人還要清晰得多。

姨母的外貌長得很年輕。人人看到她的照片都禁不住「嘩」的一聲叫起來，因為大家都以為她

只有80歲。她不施脂粉，皮膚依然有光澤，一頭銀髮是自然美。有人打趣說若有「百歲小姐」選美，姨母一定當選。

姨母平時也是很能幹的。她獨自到市場買菜、煮午餐。數年前，她學懂了上網，經常拿着手提電話，即使是晚上11時也不睡覺，仍然徜徉在她的網絡世界之中。她不單懂得用微信與親友通訊，也每天通過瀏覽網頁增廣見聞，例如觀看短片學唱粵曲、在電影庫中挑選她愛看的電影等。她更是與她同住的兒子和兒媳的「新聞報道員」，因為他們工作忙碌，無暇將報章上的新聞完全閱畢，她便將自己在網絡上看到的新聞詳情告訴他們，真是非常了不起。

壽宴中，姨母一直都很高興。她知道我們專程由香港到廣州祝賀她，更是欣慰。我們見到這位百歲長輩壯力健，生活愉快，衷心為她高興。

一年內兩位願壽星祝壽，我也覺得自己很有福氣。我祝兩位壽星壽比南山，每年我都可以在他們生日時為他們慶祝，沾沾他們的福氣。我亦希望我身邊愈來愈多百歲壽星誕生，並期望着為他們賀壽。